



沉冤 百年

顾汝光著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顾汶光

百年沉冤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封面设计：唐伟杰

插图：黄勇

责任编辑：韩亚君

百年沉冤

顾汶光

*

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*

850×1168 1/32 9.75印张 200千字

1988年12月北京第1版 1988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13,000册 定价3.70元

内 容 提 要

边关告急，狼烟迭起，明王朝摇摇欲坠。袁崇焕奉朝命独力支撑辽事，两败后金大军于山海关外，并使努尔哈赤丧命。后金朝廷视袁崇焕为心腹大患，急欲除之，遂使连环计、反间计，借袁崇焕之手斩明大将毛文龙，免去后顾之忧，继假明帝崇祯之手诛杀袁崇焕。千古奇冤，功高彪炳的朝廷柱石袁崇焕被处极刑。君不容，佞臣不容，甚而数万生灵不容，竟争购其肉。于是乎，行刑架上便只好剩得功臣的一副森森白骨！

作品以袁崇焕抗清为主线，叙其痴诚，诉其耿介，与此同时，客观地再现了封建王朝更迭前的时代风云。后金的虎视眈眈，崇祯帝的刚愎多疑，宫闱内幕的险恶无常，兵变，卖友，美人计……起伏跌宕的情节，令人读之惊心动魄。

据说将星将陨，天必显异兆。古圣哲“天人感应”之说得以流播不已，实有许许多多的事例可作注脚。一部《廿四史》中实例多到不可胜数。比如，天晴得好好的，却突然于崇祯三年八月十六日阴沉下来；北京的四季以秋天最美，最静谧，常常是天高气爽，晴空一碧，而史书上偏有两句既简捷，又明确的记载：这一天“风霾昼闭，白日无光”，虽类小说家言，但决非作者杜撰——这天即更是烈日当空，万里无云，也并不妨碍我将这篇悲惨的故事敷衍下去。正当国步艰难，需才孔亟之时，又一颗将星——前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，督师蓟、辽，兼督登、莱、天津军务袁崇焕——将于今日陨落。

天阴沉得可怕，象悍妻盛怒时的脸色，令人心颤。乌云压下来，低低的，几乎是贴着屋顶流荡。偶尔有几滴疏雨洒下，打在满是尘灰浮土的路上，扑扑作响，不由你不心疑：是不是苍天在为行将就戮的袁督师哭泣。北风呼啸着，飞砂走石，把骄傲地装点着北京金秋的枫叶拧下枝头，毫无顾惜地乱抛乱撒，千点万点落红，竟如一场纷纷扬扬的血雨……

每年秋天，朝廷都会给京师的百姓们安排几出惊心动魄的好戏。无论哪朝哪代，欣赏刽子手们超群轶伦的操刀绝技，和死囚千奇百怪的“表演”，都能使他们如颠似狂，激动上好几天。好

戏必须有好角，第一流的人犯，第一流的监斩官，第一流的刽子手，第一流的刑场，第一流的酷刑……当然，京畿附近百姓们的眼福也是第一流的。

小说、野史上常有“弃首西市”这句话，西市在明清两代即指北京西郊的菜市口。那里是一片刑场，很开阔，足可容纳数万人，刽子手们年复一年，代复一代地在这里斩杀各种各样的人犯：江洋大盗、卖国奸贼、诤谏直臣、卿相名将……善的、恶的、忠的、奸的、恶贯满盈的、含冤负屈的……皇上的钦旨和刽子手的屠刀一样贤愚莫辨，良莠不分！

自从天启五年在这里将辽东经略熊廷弼斩首以来，菜市口刑场已整整五年没有出现过如此热闹的局面了。虽然风云陡变，气候恶劣，人们仍然潮水般涌向刑场，为了占据离监斩台较近的地盘，寻机泄愤，天色未明，旷地里已黑压压挤满了人，情绪之高，大异寻常。往常观赏杀人，人们都有一种近乎幸灾乐祸的快感，而今天，百姓们的情绪却是激愤的，骚动不宁的。

一个角落里，几位耆老在愤愤议论：

“去岁东奴蹂躏畿辅，都是袁逆所勾引。食君之禄，却私通敌寇，虽寸磔不足蔽其辜！”

“说得是。袁逆督师两载，不与东奴一战，专议私款，可知早已包藏祸心。”

“幸赖万岁圣明，洞悉其奸。今日西市弃首，实为申天讨而快人心……”

人不会变成狗，英雄却能在一夜之间变为奸贼。数年前，北京人一提起袁崇焕三个字，心里就会产生安全之感，把他当作边塞屏障，北疆长城，连妇孺都能绘声绘色地描述袁督师的丰功伟业；而去年，当后金皇帝皇太极率领重兵避开袁崇焕防区，取道

蒙古，入喜峰口，陷遵化，突然兵临北京城下时，人们也无日不在翘首东望，盼着他引兵西来，解京畿之围。现在，后金军早已退回辽东，人们的愤怒却都集中在曾力解重围的督师袁崇焕身上了。

另一个角落里，人们也在纷纷议论。

“俺妻儿父母都被东奴杀害，祖宗遗下的几间草房也被烧掉，如今已无家可归，惨啦！昨晨，俺托人找到祁三哥，把积攒了许久的半两银子，定了袁逆的一片肉，今儿要生吞了它，也算得报了血仇。”一位壮年农人说道。

他说的祁三哥，正是今天的行刑刽子。

“算你老哥得了便宜。袁逆的肉，一刻一个价哩。昨天下午还是一两银子一片，夜间二两银子一片，也买不到手哩。北京城里，只要有血性的男儿，谁不思生啖奸逆之肉！”另一位落魄书生横插过来，说道。

壮年农民伸伸舌头，露出几分得意：

“是呀，京城里的米一天一个价，袁逆的肉也行情看涨，这才叫人想得过来。”

袁崇焕毕竟是有价值的。当他还在狱里因壮志未酬，悲愤不胜时，身上的每一片肉，每一滴血，都已变成了白花花的银子。

天子脚下公然出售死囚的肉，究竟太过于震世骇俗。近旁的一位老妇咋舌道：

“大哥，杀你父母妻儿的是东奴，不是袁逆，虽说其罪有应得，吃他的肉未免，未免……”

她的丈夫瞪她一眼，说道：

“你懂什么，浑妇人？乱臣国贼，虽寸磔不足掩其罪。何况……”

妇人连忙申辩：

“俺小时听人说，只有生番才吃人肉……”

丈夫怕她触犯众怒，眼睛瞪得更圆：

“《左传》有云：‘臣食其肉而寝处其皮矣’。大奸巨孽之肉，谁不能食之？”

连吃人肉也有煌煌古训，我们祖先留下的训诫实在太丰富了，无怪乎一向喜欢和丈夫抬杠的老妇人也瞠目结舌，不能再置一词。

刑场上，几乎无人不在怒骂“袁逆”。谁预订了他的肉，都被当作一种至高无上的幸运，为人艳羡。在这种场合下，如果谁对袁崇焕寄予同情，就可能会被盲目得近乎疯狂的百姓撕成碎片。袁崇焕，这个曾经使风云色变的名字，这时竟比秦桧、王振、贾似道、魏忠贤等遗臭万年的奸逆更加令人不齿。

没有任何地方，社会的等级差别比北京更森严。就是看杀人，尊卑贫富的界限也那么分明。拥挤在刑场上踮足翘首，腹背相贴看热闹的，都是屠沽贩卒者流。市井小民只能如此。有身份的达官贵胄，倜傥公子自有高雅去处。

出了北京西面的宣武门，顺宣武门外大街笔直南行，便到了菜市口。在大街和刑场的交接处，有一座规模较大的酒肆，名曰“畅春”。平日里，前往通州一带的客商旅人，常在这里歇脚、饮酒，生意颇为兴隆。遇到朝廷“秋决”人犯时，更是观看行刑的最惬人意的地点。一排窗口北向的小楼房都在几天前被预订一空，虽然距刑场略嫌远些，但举盏临窗，遥望人头落地，倒也别有一番风味。

四位倜傥书生此刻正在最南头那间小楼房里，围着八仙桌

指指点点，高谈阔论，愤激之色溢于言表。旁边的另一张桌子仍然空着。

“皇上一旦执崇焕而付之理，……讹言流布，种种猜疑，其巷议街谈，不堪入耳者，臣不必为崇焕辩……”一位绿冠书生捧着几页被摩挲得发了毛的纸朗朗诵读，那神态，仿佛在诵读一篇千古奇文。他显然是位袁的同情者。“惟是，有谓其坐守辽东，任敌越蓟者；有谓其往札蓟州，纵敌入京者；有谓其遣散援兵，不令堵截者；有谓其逗留城下，不肯尽力者……”

坐在左手的虬髯书生重重拍案道：

“一派胡言！市井小民不知内情，情有可宥。在朝达官深知原委，如此诬谄，显系有意媾害，可知人心险恶。我朝不幸奸邪当道，先屈斩熊经略，再冤杀袁督师，干城良将，凋丧殆尽，国运能够长久么？”

坐在他对面的白首秀才深婉地长叹道：

“督师之沉冤，何待智者而识之？而天下士民竟十九云其可杀，可悲亦复可叹！”

虬髯书生血脉偾张，霍地站了起来，颌下粗硬得象棕丝的胡须，很有气势地飞动不已：

“云督师可杀者；不外奸佞、苟安、盲从。奸佞者意在媾害，其心如墨，其毒如蝎，不必深论；苟安者明知其冤，恐触圣怒，但知自保，不顾公道，尽泯良知，亦复可恨；盲从者于十九之中，又有十九，人云亦云——”他向窗外愤激的人群一指，“蚩蚩愚氓，身受督师之惠多矣，却怒出莫名，竟欲食肉寝皮而后甘，以忠为奸，以白为黑，直令人百思莫解。”

“有何难解？千百年来，霸道久行，是非黑白，不决于公理，尽决于势权。天子一言九鼎，言出法随，指忠为奸，无可更易；除

一二特出之士，天下士民，无不俯首山呼：‘皇上圣明’。久而久之，习以为常。否则也不会有岳飞、于谦之冤狱。”白首书生吁口闷气，继续说，“天下事原本如此：勇于任事者，过必彰，祸必速；尸位素餐者，福必长，禄必显。为官之道竟千古不二，岂不悲夫！吾当为社稷、督师一哭。”

“此言有理。请听程本直先生《白冤疏》所云吧。”绿冠书生将手中手稿抖了抖，又抑扬顿挫地诵读起来：“总之，崇焕恃恩太过，任事太烦，而抱心太热。平日任劳任怨，既所不辞；今日来谤来疑，宜其自取……”

还未诵完，虬髯书生已击节叹道：

“好个‘宜其自取’！真乃千古伤心语。我辈当为本直先生浮一大白。”

“说得是。”众人举起杯，庄重地一饮而尽。白首秀士闷了许久，眼里突然射出光芒：

“这位本直先生何许人，在下见寡识陋，竟未曾听说。如得识荆，实乃三生之幸。”

一直未曾开口，只独自闷饮的独眼书生冷冷一笑，哑声哑气地说：

“小弟有幸，与本直倒有一面之缘。不过，兄台欲结识他，只好俟之来世了。”

“此话怎讲？”

第一位书生手中有《白冤疏》，以不变应万变地捧着诵读：

“崇焕一出辽东，此身首不拟之付沙场，即拟之付法市，争早晚不争生死，崇焕筹之稔矣。惟是臣于崇焕门生也，生平意气，豪杰相许。崇焕冤死，义不独生。伏乞皇上骈收臣于狱，俾与崇焕骈斩于市。崇焕为封疆社稷臣，不失忠；臣为义气纲常士，不

失义。臣与崇焕虽蒙冤地下，含笑有余荣矣。况夫流言四布，人各自危，凡在崇焕之门者，窜匿殆尽，臣独束身就戮，哀吁昊天，实为事至今日，非辽兵无能遏奴势，非崇焕无能用辽兵。万万从国家生灵起见，非从崇焕起见也……”

不需要更多的解说了。崇焕之忠，本直之义，已历历在目。白首秀才早热泪盈眶：

“高义薄云天！高义薄云天！崇焕得此知己，死已无憾；国家有此义士，亡亦无理。”

独眼书生激动起来，刚想说什么，窗外不知谁喊了两声：

“袁逆来了！袁逆来了！”

人们立即骚动了，喊声、骂声混成一片。他们扑到窗口遥望。远处，被浓浓的低云遮掩，什么也看不见，只听见百姓们近乎疯狂的叫声：

“袁崇焕，袁崇焕来了！”

二

“袁崇焕来了，袁崇焕来了！”

年节才过，程本直带着满腔钦敬，一身风尘，来到了兵荒马乱的宁远。最近，他曾经两次拜谒袁崇焕，都未蒙召见，心中极憾，今天他已下了非见见这位官位虽不显，名声却颇大的英杰的决心。

狭窄的街道上，挤满了惶恐万状的百姓，一个个引颈西望，嘴里喊着：“袁崇焕来了！”孤城存亡，军民的身家性命，都在等待小小的宁前道袁崇焕一言而决。

宁远城处在极其尴尬的情势之下。

天启帝昏庸荒淫，宦官魏忠贤把持朝政，排除异己，将精明强干的兵部尚书、镇守关外的主帅孙承宗撤职，任命亲信高第为辽东经略，把持关外军事大权。后金大汗努尔哈赤知高第惟怯无能，亲率重兵十三万，号称二十万，大举向辽西进逼。自从后金崛起，与明军大小数十战，无往不胜。明军畏后金如虎，闻风丧胆。高第认为关外必不可守，下令各军放弃城池，退回山海关内。于是，宁远以北的锦州、右屯、大凌河、小凌河、松山、杏山、塔山等城守军丢弃粮饷军械，仓皇撤退，弹丸小城宁远屏藩尽撤，成为后金军攻击的第一目标。高第数次行文，严令袁崇焕撤出宁远，退回山海关。袁拒不奉命，宣称“我宁前道也，官此当死

此，决不去也。”宁远城小粮乏，守军仅万余，军心既怯，民心更乱，真正是风声鹤唳，一日数惊。特别是近日袁崇焕到山海关，去与高第力争，城中无人主持，更乱成一锅粥。

“强敌即将压境，弹丸小城，能守得住么？”程本直下意识地皱起眉头想道：“不过，敢于背水一战，袁公的胆识已高人一筹。”

一阵蹄声响起，人们立即停止吵嚷，退向路两旁，部分士兵、百姓跪下去，弯腰匍伏，面孔几乎触碰着结满坚冰的路面。

他颇觉愕然，隐隐感到某种压抑的气氛。要坚守危城，万众一心，同仇敌忾是应具备的最起码的条件。据他的观察，无论士兵、百姓并非都抱着城亡与亡的决心的。

程本直感叹地摇了摇头；难道袁崇焕是浪得虚名，其实并无真才实学么？大言炎炎，常常是沽名钓誉的一种手段。袁崇焕以一个知县的身份上京“入觐”后，单人匹马出山海关，到前线考察，然后宣称：“给我兵马钱粮，我一人足守此”，壮语惊人，并因此得到重用，出关带兵，遂了夙愿。但战争最为无情，豪言壮语，岂能退敌？眼下的情景，在强悍无比的后金军面前，恐怕难为一日之守。

蹄声由远而近，终于来到眼前。没有仪仗，没有排场，前面四匹战马上各骑一位长官，后面跟着一小队士兵。中间那匹炭黑马上，是位年约四十，矮小瘦弱的文官，不用猜测便可知他正是心仪已久的袁崇焕。倒是两旁的四位将领个个高大威严，有几份英雄气概。

袁崇焕的形象与他的想象差距实在太太大。程本直听人说过，大学士钱龙锡见袁之后，曾叹道：“袁公有大将胆识，却无大将仪容风范，惜哉！”这话果然不假，怪不得无启皇帝初见他时，会“龙颜不悦”了。

这位大名鼎鼎的宁前道确实其貌不扬，两眼凹陷，下颏尖削，颧骨高耸，黑黑的面孔上透着青气；官袍披在身上，完全掩不住他的瘦弱，两肩狭窄，使人担心他怎能担负得了如此重任。只有紧皱的眉头，淡灰色的小小瞳孔毫无掩饰地流露出心底的忧虑，才给人以一种坦率的，胸无宿物的信任感。他阴沉的面容，使宁远军民的心里更加不踏实，更加沉重。

有几个富绅模样的人大着胆子，膝行到路心，拦在官员们面前，不住叩头：

“大人，放一条生路吧。小的上有父母，下有妻儿啊……”

袁崇焕双眉一蹙，连成了一条直线。

有人带头，许多人跟着膝行过来，跪在他们后面，男男女女，很快便有了黑压压一大片。

“大人，放条生路吧……”

“谁不给你们生路？”马上一位将领问。

程本直认识，他是守备何可纲。前两次求见崇焕时，都是与他联络的。

“正是袁大人不给小民等生路啊。”一位汉子伸直腰来，毫不含糊地回答。

袁崇焕并没有生气，但脸上一片迷惘。

“袁大人在此，不得胡说！”一位叫祖大寿的参将扬了扬马鞭，喝道，喝声犹如晴天霹雳，震得人耳皮发麻。那汉子脸色陡变，伏在地上哆嗦，再也不敢抬起头来。

袁崇焕双眉微颤，露出一丝苦笑，摇手止住祖大寿，就马上弯下腰，和颜悦色地说：

“诸君何出此言？袁某及诸将军甘愿身当虎狼之吻，力抗强虏，正欲保国安民啊。”

“兵凶战危，世间岂有必胜之事？”一位书生红着脸说：“岂不闻‘满兵一万，天下无敌’之谚？努尔哈赤铁骑十三万，实难与之争锋。请问袁公，决战可有胜算？”

袁崇焕默默地摇摇头：“并无胜算。”

“战不能必胜，小民等只能求袁公放条生路。”书生说罢，把头叩了下去。

残阳如血，照在袁崇焕青苍的脸上。程本直看见，他眼里含着悲愤的泪。

自努尔哈赤兴兵，攻城掠地，有敢聚兵抵抗者，城破后必遭极惨的杀掠；举城投降者，免杀，但将城中百姓分给八旗官兵为奴隶。蚁蝼尚且贪生，何况于人？古人就有“好死不如恶活”的训诫啊。所以后金兵到处，很少遇到婴城固守的情况。程本直下意识地游目四望，残阳下，山河一片萧索。远处，灰蒙蒙的敌楼孤零零地兀然矗立，映衬着暮云流霞，显得分外悲怆凄凉。敌楼的檐角高高翘起，作势欲扑，象死神的双翼。程本直心念一动，冷不丁地打了个寒颤。

匍伏着的人们都抬起头，乞怜似地望着袁崇焕，眼光里充溢求生的欲望。

祖大寿忍不住，指着书生斥道：

“枉你读什么圣贤之书！战若不胜，拚一腔热血，也胜似遇敌即溃，望风而逃之徒。你身入鬻门，如何不明大义？虽无守土之责，爱国之心，总该有的。”

书生的脸涨得血红，踌躇半晌，终于说：

“爱国之心，谁人无之？但是，但是……”

旁边那位壮汉不耐烦了，挺起腰来大叫，言语间颇有些理直气壮：

“爱国，爱国，谁不会说大话？将军，人若死了，还能爱国么？要爱国，需先留一口气在，方能叫得嘴响。为官为将的，有骏马良驹，一旦打了败仗，拍拍屁股逃命，留下满城百姓，还不是任东奴屠杀，有谁来可怜？”

人若死了，还能爱国么？这句话听上去很不是滋味，可真不易反驳。程本直斜着眼睛，看袁崇焕如何对答。

袁崇焕的眉毛又跳了一下，手指轻轻颤着，看得出心里在剧烈斗争着。所有的人都沉默了，除了远处寒鸦的哀鸣和战马的鼻息声，静寂得令人窒息。

“贪生怕死！”何可纲也忍不住了。

“可纲，不要乱嚷。”袁崇焕长叹一声，说，“乡亲们自有不得已的苦衷。再说，胜负之数未知，万一孤城不守，你我殉国，自不必说，百姓无辜，何必偕城同亡？传我将令：立即打开城门，任百姓迁居，谁也不许留难。”

“是。”他回答。

祖大寿气犹未平，疑惑地打量袁崇焕一眼，然后对跪着的百姓挥挥手，叫道：

“快起来呀。袁大人准许你等出城，还跪着干啥？收拾细软，赶紧逃命去吧。”

这样处置倒也合情合理，古今战争中，先遣散百姓以稳定军心，节省粮食的例子很多，未始不是一种爱民的措施。程本直暗自点头。可奇怪的是，百姓们都依然跪着，不肯立起，实在令人大惑不解。

一直策马立于袁崇焕左侧的总兵满桂一脸怒色，时而看看壮汉，时而看看袁崇焕，几番想开口，又几番强忍着。他对自荐来辽的宁前道颇不心服，大敌当前，这位文官不思战守，却效妇

人之仁，竟不怕乱了军心，同意百姓们撤出城去！他认为袁崇焕根本不懂军事。

祖大寿用马鞭在壮汉头顶一点，忿然道：

“去吧。袁大人已说过了，还不走么？难道要八抬大轿恭送你们么？”

“小人不能离开宁远。”壮汉说。

“这倒奇了。”将领们七嘴八舌地质问道：“你们不是要袁大人给条活路么？让你等出城避乱时，反倒不去了，是什么意思呢？”

壮汉抬起头来，爽直地答道：

“兵荒马乱的，到处是溃兵游匪。大人虽是一片好意，恐怕我等未至山海关，身家财产早不保了。再说，我们一无田二无地，到了关内，一家人靠什么过活？还不是一样被饿死？与其死在异乡，不如死在埋过祖先白骨的故土，做鬼也不寂寞哩。”

满桂本来就黑里透红的脸，渐渐充血，变得酱红。他严厉地瞪了袁崇焕一眼，几乎发作起来。袁崇焕仿佛没有注意到他的不满，说：

“好吧，愿到关内的，我派兵护送，使乡亲们不至为溃兵游匪所劫掠；每户再发给安家之资，断不叫乡亲们为异域饿鬼。待打败东奴后，再迎取诸位回乡安居乐业。”

宁远城中的守军本来就仅万余人，要抗御后金十余万大军，实在少得可怜。再派人护送百姓入关，这城还守不守？满桂终于耐不住，一脸腮胡子都飞张起来，闷声闷气地说：

“大人，当今之势，集中兵力守住孤城为第一要务。一万人马已嫌太少，怎能分兵去护送百姓？何况，粮饷亦奇缺，哪有闲银给百姓到关内安顿衣食？这一战关系甚钜，万一不守，山海关